

上海博物館藏

應氏名臣詩帖第四
梁武帝王羲之書
暮年之情不可住寒處
道被竹相想以爲豫
子氣力每惡之等可
但求以爲悅
他日一病如
以特道沈約書
今予能書者十有八
子一以能書者十有八
二日

[illegible][illegible]

法帖第八 王羲之 草書
 此帖乃羲之草書之極品也
 其筆勢如龍蛇之變化
 不可方物也

法帖第八 王羲之 草書
 此帖乃羲之草書之極品也
 其筆勢如龍蛇之變化
 不可方物也

淳化閣帖篆善本

上海博物館藏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淳化閣帖最善本/上海博物館編. —上海: 上海書畫出版社, 2003.8
ISBN 978-7-80672-705-8

I.淳... II.上... III.漢字—碑帖—中國—古代
IV.J292.2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03) 第078839號

淳化閣帖最善本

上海博物館 藏

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市延安西路五九三號 郵政編碼 200050)

網址: www.duoyunxuan.com

E-mail: shopph@online.sh.cn

上海龍櫻彩色製版有限公司製作

上海界龍藝術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二〇〇三年八月第一版

二〇一四年五月第五次印刷

開本: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八開

印張: 四〇

印數: 一七〇〇一—一九〇〇〇

ISBN 978-7-80672-705-8

定價: 一五〇圓

本書版權歸上海博物館所有 不準以任何形式 在世界任何地區 以中文或其他任何文字翻印 仿製或轉載 本書圖版和文字之一部份或全部 違者必究

帖學盛事

陳愛君

癸未春日，上海博物館成功地從美國將《淳化閣帖》存世最善本搶救回歸，安然入藏，實現了一個文化夙愿。《閣帖》返歸，赫然地成為中國帖學盛事。

國之瑰寶當歸則歸

《淳化閣帖》又名《淳化秘閣法帖》，或稱《官帖》，簡稱《閣帖》，於北宋淳化年間刻於『秘閣』。淳化三年（九九二），宋太宗命翰林侍書王著將內府所藏自漢至唐名跡，摹刻為《淳化秘閣法帖》十卷。《閣帖》刻成後，內府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拓印。《淳化閣帖》為叢帖始刻。啟功先生在《中國法帖全集·序》中說：『刻帖始於什麼時候，這是尚存爭論的問題。根據古代文獻記載，有的認為始於隋唐，也有認為始於五代，可是都沒有確認為唐或五代的法帖流傳。今天所見的是彙集古代魏晉至隋唐的墨跡，刻成一部類似『書法全集』的法帖，是宋太宗淳化年間的《淳化秘閣法帖》。』《淳化閣帖》問世後即成中華瑰寶。宋人曹士冕撰《法帖譜系》雜說上說道：『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橐弓矢。文治之餘留意翰墨，乃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跡，命侍書王著摹刻禁中，釐為十卷。』宋代歐陽修在《集古錄跋尾》卷十中則說：『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者天下購募前賢真跡，集以為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災，板被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為難得。』元代趙孟頫在《閣帖跋》中也曾寫道：『歷隋而唐，文皇尚之。終唐之世，善書者輩出，其大者各自名家，逸其名者不可勝數，亦可謂盛矣。宋興，太宗皇帝以文治，制詔有司，捐善賈購法書，聚之御府，甚者或賞以官。時五代喪亂之餘，視唐所藏，存者百一，古跡散落，常甚憫焉。淳化中，詔翰林侍書王著，以所購書，由三代至唐，釐為十卷，摹刻秘閣。』《淳化閣帖》為叢帖之起端，為宋元諸家所注目，係史料所記載，當為不爭的事實。

這次上海博物館從美國搶救回歸的《淳化閣帖》第四、七、八卷為北宋祖刻本，第六卷是南宋泉州本的北宋祖本，是公認的國寶。二十世紀初，有珂羅版印本傳世，原本久已流出國外。這四卷先後為美國安思遠先生所得。《淳化閣

帖》計十卷，第一卷為歷代帝王法帖，第二卷至第四卷為歷代名臣法帖，第五卷為諸家古法帖，第六卷至第八卷為王羲之書，第九卷至第十卷為王獻之書。這次搶救回歸的《淳化閣帖》，儘管對於十卷全套來說是殘本，但因屬幸存之寶，更顯珍貴。且回歸的《閣帖》流傳有緒，南宋時為王淮、賈似道等所藏，元為趙孟頫藏，清為孫承澤、安岐、錢樾、李宗瀚、李瑞清等遞藏，民國為周湘雲、蔣祖詒、吳普心所遞藏，都有印記。王壯弘先生在《帖學舉要》中記載：『六、七、八共三卷，有宋人王淮等二題，並賈似道藏印，宋裝，有銀錠紋，舊在上海，曾歸李瑞清，今不知所在，有正書局有影印。』

國之瑰寶流失海外，上海博物館持之以恆地關注國寶履痕，希冀國寶回歸。上海博物館老前輩徐森玉先生就曾多方探尋《閣帖》去處，爭取其回歸。《淳化閣帖》的回歸之路令人牽腸掛肚，經常縈迴在國人的心頭。近十多年來，國之瑰寶為美國安思遠先生所得，如不把握機遇、緊追不捨，一旦情況有所變化，國寶將永無回歸祖國之希望。國之瑰寶當歸則歸！上海博物館作出了千方百計搶救國之瑰寶回歸祖國的重要決策，商定重托原國家文物局外事處處長王立梅女士赴美洽購。王立梅女士作出不懈的努力，不負眾望，終以四百五十萬美圓說服安氏，使夢寐之物搶救回歸。回顧國寶回歸之路，始終在上海市、市政府、市委宣傳部的領導下，得到了國家文物局的支持，受到上海博物館老領導、老專家的重視，獲得北京啟功先生、遼寧楊仁愷先生等帖學專家的鼎力相助。今年四月，啟功先生在給汪慶正先生的兩封來信中說：『安氏《閣帖》四卷，今由尊館收藏，物得其所，實屬快事！』『我國書法為藝術一大宗，王氏義之父子又為書藝之主流。今傳世祇有三卷唐人鈎摹之本，惟淳化所刻之《閣帖》為我國千秋學書者之模範。而自宋以來千翻萬刻，欲見真宋拓本，已如星鳳。近百年來流傳真北宋拓本，僅存三卷（有王鐸題簽），又有第四卷一卷（與三卷刻法拓工相同），足稱國寶。』據說，啟功先生又曾說：『淳化閣帖』如能回歸，將是解放以來最重要的文物回歸。』二〇〇三年四月十四日晚王立梅女士將國寶送至上海，當夜汪慶正先生及有關專家逐頁鑒定，驗明確係原件，即行入藏。至此，國之瑰寶順利回『家』，永久入藏，夙愿已還，盛事已定。

帖學盛事盛況必然

《淳化閣帖》回歸祖國既為帖學盛事、書界盛舉、文化盛意、盛世盛情，理應盛事盛辦，諒是盛況必然。

一是《閣帖》回歸，帖學盛事。趙孟頫曾一語破的：『書法之不爽，此帖之澤也。』他在《閣帖跋》中曾指出：『自太宗刻此帖，轉相傳刻，遂遍天下，有《二王府帖》、《大觀太清樓帖》、《紹興監帖》、《淳熙修內司帖》、《臨

江戲魚堂帖》、《利州帖》、《黔江帖》，卷帙悉同。又有慶曆長沙劉丞相《私第帖》、《碑工帖》、尚書郎潘師旦《絳州帖》、《絳公庫帖》，稍加損益，卷帙亦異。其他瑣瑣者又數十家，不可悉記，而《長沙》、《絳州》最知名，要皆本此帖。』(二)啟功先生在《中國法帖全集·序》中說：『自從《淳化閣帖》摹刻後，刻帖之風大盛，繼起的有《潭帖》、《絳帖》、《大觀帖》等。至南宋除帝王、官署摹刻外，私家刻帖也頗為盛行。明清兩代以私家或坊賈刻帖為多。帖的內容也由彙刻歷代諸家帖，而更有一朝名臣、書家的叢帖，一家的彙帖，專題之帖，以及某一書體之彙帖等等。叢帖之外，還有摹刻某一著名書法作品的單冊帖。』(三)叢帖始刻，各帖繼起，帖學大興，孜孜矻矻。從帖學發展史上幾個法帖譜系便可略知《淳化閣帖》始刻以後各帖繼起之情。宋曹士冕的《法帖譜系》十分著名，《譜系》在《淳化法帖》之下列有三大系。其一是《閣帖》系統，基本上翻刻原十卷本《淳化閣帖》，有《臨江戲魚堂帖》、《黔江帖》、《二王府帖》、《紹興國子監帖》、《淳熙修內司帖》等。二是《潭帖》系統，在《淳化閣帖》基礎上稍作增刪，有《慶曆長沙帖》、《大觀太清樓帖》、《鼎帖》、《澧陽帖》等。三是《絳帖》系統，對《淳化閣帖》作了較多增刪，下列東庫本、新絳本及『亮』字不全本。在東庫本下列北方別本、武岡舊本、武岡新本、福清本、烏鎮本、彭州本、資州前十卷本、木本前十卷本和又木本前十卷本。宋曾宏父的《石刻鋪叙》之圖(亦稱『帖譜』)為人熟知，《帖譜》在《秘閣前帖》(即《淳化閣帖》)之下，分為三類。一是由《淳化閣帖》翻刻而成者，如《淳熙秘閣前帖》(即《淳熙修內司帖》)及續帖、《清江帖》、《廬陵帖》、《長沙帖》；二是由《淳化閣帖》增減而成者，如《絳帖》，下列由《絳帖》翻刻的《武岡帖》；三是由閣、郡諸帖編類而成者，如《武陵帖》。不屬此三類者，閣帖則為《元祐秘閣續帖》，郡帖則為《汝帖》、《群玉堂帖》、《鳳墅帖》等。林宰平先生《帖考》由齊燕銘先生題簽，陳叔通、徐森玉先生分別作序。徐森玉先生曰：『刻帖不始於宋，而叢帖之風盛於宋。歷元明清數百年來，官私刻帖種類繁多。探其所收內容、上石年代與模勒者之姓氏，已成專門學問。宰平先生畢身致力於斯，自程南邨，未有能如先生之精於帖學者。』《帖考》之圖的體系分四類。一為『翻刻』類，如宋《二王府帖》、《紹興國子監帖》、《淳熙修內司帖》、泉州本，明肅府本、顧從義本，清乾隆重刻畢士安本；二為增減成帖，如宋《戲魚堂帖》、《大觀帖》、《潭帖》、《絳帖》；三是集合眾刻，如《鼎帖》、《星鳳樓帖》；四是淳化系外帖，如宋《淳熙秘閣續帖》、《元祐秘閣續帖》、《汝帖》、《群玉堂帖》、《甲秀堂帖》、《鳳墅帖》、《寶晉齋帖》、《博古堂帖》。除《譜系》研究外，眾多帖學研究者探索《淳化閣帖》的辨偽、釋文、糾謬。北宋米芾的《跋秘閣法帖》、黃伯思的《法帖刊誤》、南宋嘉泰間姜夔的《絳帖平》、元湯垕的《法帖正誤》、清王澐的《淳化

秘閣法帖考正》，都涉及辨偽。宋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於戲魚堂，此帖除去首尾篆題而增刻釋文。清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重刻《閣帖》，參取劉次莊、黃伯思、姜夔、施宿、顧從義、王澐諸家論說，且以《大觀太清樓帖》諸帖，考校辨正，成《欽定校正釋文》十卷，堪稱《閣帖》釋文的回顧與總結。歷代書法家、收藏鑒賞家還運用各種方法對《閣帖》進行考證與研究，如依據內容、辭句進行考證，根據有關的時間和年代進行研究，參照書藝筆法進行探索，使《閣帖》求索日趨深層。可謂叢帖始刻，震撼千年，今日重讀，盛況依然。

二是開卷有益，粲然在目。《淳化閣帖》十卷，共收歷代書法作者一百零三人書，四百二十帖。第一卷收漢至唐帝王十九人書，計五十帖，有東晉時明帝司馬紹《墓次帖》、東晉康帝司馬岳《陸女郎帖》、東晉哀帝司馬丕《中書帖》、東晉簡文帝司馬昱《慶賜帖》、宋明帝劉彧《鄭修容帖》、唐太宗李世民《江叔帖》、唐高宗李治《無事帖》等。第二卷至第四卷收漢張芝至唐陸柬之歷代名臣六十七人書，計一百一十四帖，有晉丞相桓溫《大事帖》、晉丞相王導《省示帖》、晉司徒王珣《三月帖》、晉尚書令衛瓘《頓州帖》、晉散騎常侍謝璠伯《江東帖》、齊侍中王僧虔《劉伯寵帖》、梁尚書令王筠《至節帖》、梁特進沈約《今年帖》、梁蕭思話《節近帖》、唐中書令褚遂良《潭府帖》、唐秘書少監虞世南《去月帖》、唐率更令歐陽詢《蘭惹帖》、唐諫議大夫柳公權《聖慈帖》、唐李邕《晴熱帖》、唐尚書郎薛稷《孫權帖》等。第五卷收蒼頡至唐張旭等諸家十五人書，另有無名氏法帖，其中有與王獻之重出二帖，計二十三帖，有宋儋《接拜帖》、古法帖《賢弟帖》，隋朝《慧則帖》，唐張旭《晚復帖》等。第六卷至第八卷為王羲之書，計一百六十一帖，其中有重出，有《奄至帖》、《日月帖》、《省別帖》、《旦夕帖》、《諸從帖》、《諸賢帖》、《秋中帖》、《兒女帖》、《不快帖》、《月半帖》、《極寒帖》、《侍中帖》、《清和帖》、《秋月帖》、《長風帖》、《二書帖》、《遠婦帖》、《嘉興帖》、《昨見帖》、《知遠帖》、《七十帖》、《八日帖》、《大熱帖》、《腹痛帖》、《謝生帖》、《飛白帖》、《採菊帖》、《獨坐帖》、《安西帖》、《先生帖》、《雨快帖》、《長史帖》、《此郡帖》等。第九卷至第十卷為王獻之書，兩卷計六十三帖，有重出，如《相過帖》、《諸舍帖》、《永嘉帖》、《鵝還帖》、《諸女帖》、《授衣帖》、《奉別帖》、《餘杭帖》、《節過帖》、《夏節帖》、《歲盡帖》、《衛軍帖》、《夏日帖》、《腎氣丸帖》、《外甥帖》、《冠軍帖》、《集聚帖》、《鴨頭丸帖》、《阿姑帖》、《東家帖》、《夜眠帖》等。書家兼有帝王名臣、歷代名家、二王父子，涵蓋初唐四大家，字體兼有篆、隸、楷、行、草諸體，收有先賢各類筆跡，使『魏晉書法，傳佈天下』，誠如張伯英所說：『顧其書雖真偽雜糅，而前代不傳之跡，往往而在，且摹勒也自良工，神采視他刻俱勝。』可謂《閣帖》在手，開卷有益，解讀名家，粲然在

目。

三是善本展示，後學大幸。《淳化閣帖》最善本的展示，是宋代刻帖文化的『顯山露水』。這對於中華文明的繼承者、今天的書法後學者來說，無疑是對千年以前的刻帖的直面，與穿越歷史時空的法書的對話，對宋代博大精深的刻帖文化的一次巡禮。善本展示，後學之幸在於可以從對善本的賞讀到對刻帖文化的深入研究。《淳化閣帖》既出，士大夫往往自為別本，朋友間相互饋送，有的一家收藏數種，於是，翻摹續輯，增減組合，刻帖之事，蔚然成風。考證辨書，釋文題跋，推崇鍾王，書從帖出。刻帖集書法之大成，後人從刻帖入帖學；刻帖薈萃古人筆，後人衍化帖學意。帖學一般之義為從魏晉以來，以法帖為學習研究對象，以崇尚鍾、王為正宗書派，以研究考訂法帖的源流、先後、真偽、優劣及文字內容為對象。從對善本的賞讀到對帖學和刻帖文化的深入研究，無疑有助於深層解讀善本，將祖刻本的問世演繹成刻帖文化的『方興未艾』。今天，我們在慶幸能『零距離』觀賞《淳化閣帖》最善本的同時，理應具有帖學和刻帖文化研究的視野。善本展示，後學之幸在於可以從對刻帖書法意義的理解到多重意義的揭示。刻帖的內容是書法，《淳化閣帖》集各家法書，彙歷代墨跡，學帖助書，名家輩出，其書法意義不言而喻。以這次搶救回歸的《淳化閣帖》第六、七、八卷為例，此三卷為王羲之的書法的評價，如雷貫耳。梁武帝在《古今書評》中說：『王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唐太宗在《王羲之贊論》中稱：『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風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覽讀《淳化閣帖》第六、七、八卷，可說是賞心悅目，五合交臻。《淳化閣帖》不僅收集二王父子書跡，還首次融歷代帝王、名臣以及前代書法名家的名跡於一帖，拓展書法視野，引領多元書風。這對於進一步推崇尚意書風，並積極開創宋代書法新潮，乃至使閣帖之風澤被元、明、清代，起了巨大的作用，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實，《淳化閣帖》除了具有書法意義，其帖學意義、史學意義、傳承意義亦顯而易見。叢帖始刻，養育帖學，其帖學意義無須贅言。其史學意義則可說有兩個方面，一為書法史的意義，二為史料意義。《淳化閣帖》所採用的先進的刻帖方法，彌補了原來面對墨跡臨摹和用上過蠟的透明紙映著窗戶的陽光，用極細的筆鋒鈎摹墨跡輪廓，然後用墨筆填滿筆畫的『嚮搨』方法的不足，促使古代優秀的書法作品得以摹刻、拓印和流傳，保存了大量的書法資料，特別是東晉及南朝的書法能夠為後人所見，《淳化閣帖》功不可沒。《淳化閣帖》及續後的叢帖還保存了大量古代文學、歷史資料，不少手札是留存史料的載體，恰如姜

夔《絳帖平·序》所指出：「帖雖小技，而上下千載，關涉史傳為多。」當然，叢帖始刻，帖學大興，眾帖出新，前傳後承，其傳承意義亦是不言自明的。善本展示，後學之幸在於可以從推崇經典到正本清源。《淳化閣帖》傳承了不少書法經典之作，有些雖是偽作，亦是唐代書家所為，嫌偽不嫌賢。今天，我們可以指出《淳化閣帖》種種不足，如有的學者認為《閣帖》過於推崇「二王」而卑唐楷，帖中真偽莫察，對於學人而言往往「利學不利創」，且編纂者王著是書家而不是鑒賞家，「苟於書成，不復更加研考」。(四)然而誰都認可《淳化閣帖》的整體的經典性，這種經典性本質地體現了書法感染力、帖學感召力、文化凝聚力和歷史穿透力。在歷史隧道中一路而來的「正本清源」，乃至今天的「正本清源」，其藝術生命的本源恐怕離不開經典性，其學術依據恐怕也正是在於其經典性。

拂去《閣帖》的歷史塵埃

《淳化閣帖》最善本的搶救回歸，引發了探索《閣帖》歷史之謎熱，促使研究者努力解讀《閣帖》的文化遺產。

其一，《淳化閣帖》是不是彙刻法帖之祖。傳說南唐刻有《昇元帖》、《保大帖》和《澄心堂帖》。宋元間周密《志雅堂雜鈔》說：「江南後主嘗詔徐鉉以藏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為法帖之祖。」元陶宗儀《南邨輟耕錄》則說：「及見吳郡陸友仁又云：嘗觀褚伯秀所記，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為法帖之祖。劉陸之說殊不相合。偶讀劉跋《暇日記》亦載此事云：『馬傳慶說此帖（指《淳化閣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題云：保大七年倉曹參軍王文炳模勒校對無差。』（中華書局本《南邨輟耕錄》作『劉跋』，聚學軒叢書本《南邨帖考》作『劉跋』）王靖憲先生在《〈淳化閣帖〉概述》中分析：『周密《志雅堂雜鈔》說李後主嘗詔徐鉉刻帖，語焉不詳，他似乎沒有見到過原帖。陶宗儀所記都是聽別人所說，他也沒有見到過南唐法帖。再者李煜（後主）刻帖而用李昇年號「昇元」名帖，也是很奇怪的事。這兩條記載引起後人不少附會和猜測，如謂《保大帖》即《昇元帖》，又謂《澄清堂帖》即《昇元帖》，又以《澄清堂帖》充當《澄心堂帖》，既無根據，又不能自圓其說，無法使人相信其可靠性。而流傳古法帖中，也沒有一處可信為南唐刻的。清代有一冊《宋拓王右軍書》的殘帖，陸恭鑒定為「南唐《昇元帖》」。其實這是一本宋拓泉州本《淳化閣帖》的殘本。按照「淳化」名帖的例子，因南唐有昇元、保大年號，就想象南唐有《昇元帖》和《保大帖》。李後主有澄心堂，還製過澄心堂紙，因此將《澄清堂帖》充當《澄心堂帖》。總之，在沒有一部真實可靠、有事實根據的南唐彙帖出現之前，《淳化閣帖》應為彙刻法帖之祖。』(五)《淳化閣帖》為彙刻法帖之祖，已經趨於共識。

其二，《淳化閣帖》是刻板拓墨還是刻石拓墨。由於《淳化閣帖》每卷後有『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的篆書題記，因此歷來有刻板拓墨與刻石拓墨之爭。持刻石拓墨說的論述有陳簡齋題云『太宗皇帝刻石』〔六〕，葉夢得云：『刻石於秘閣，世傳為《閣帖》是也。』〔七〕王應麟云：『詔以先賢墨跡為法帖十卷，勒於石。』〔八〕曾宏父云：『淳化三年，詔侍書王著編次為十卷，刻之石。』〔九〕……但宋歐陽修在《集古錄跋尾》中早已指出係『鏤板而藏之』，元趙孟頫在《閣帖跋》中則稱『摹刻秘閣，題曰上石，其實木也』，趙希鵠云：『用棗木板摹刻十卷於秘閣，故時有銀紋。至慶曆間，禁中火災，其板不存。』〔十〕汪達則云：『其本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版，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於旁，或刻人名，或有銀鋌印痕，則是木裂。』〔十一〕隨着《閣帖》研究的深入，刻板拓墨還是刻石拓墨問題的探索將導向深化。

其三，《淳化閣帖》是王著摹書還是仿書。《淳化閣帖》係宋太宗命侍書王著編纂，對此沒有異議。但是王著是摹書還是仿書，卻見仁見智。曹士冕、趙希鵠等認為是摹書，曹云『命侍書王著摹刻禁中』，趙云：『令王著銓次，用棗木板摹刻十卷於秘閣。』〔十二〕董道、黃長睿認為是仿書，董云：『其所摹拓皆略仿其大體。』〔十三〕黃云：『每卷題云仿書第若干。』〔十四〕摹書還是仿書，仍可探討，但摹書一說似乎更為普遍。

注釋

- 〔一〕《中國法帖全集》第一冊，湖北美術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三月版。
- 〔二〕《趙孟頫集》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三月版，第二二一頁。
- 〔三〕同〔一〕。
- 〔四〕《法帖通解序》，見《淮海集》卷三十五第一二四頁，四部叢刊本。
- 〔五〕同〔一〕。
- 〔六〕《淳化祖石刻》，見《南邨輟耕錄》卷六第七十三頁，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
- 〔七〕《石林燕語》卷三第三十五頁，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

- 〔八〕《玉海》卷四十五第二十八頁，四庫全書本。
- 〔九〕《石刻鋪叙》第二十八頁，叢書集成本。
- 〔十〕《洞天清祿集》第二十九頁，海山仙館叢書本。
- 〔十一〕《淳化閣帖辨記》，見《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十一第五頁，雍正八年刊本。
- 〔十二〕同〔九〕。
- 〔十三〕《為張潛夫書官法帖》，見《廣川書跋》卷十第五頁，四庫全書本。
- 〔十四〕《跋秘閣第三卷法帖後》，見《宋本東觀餘論》第二三三頁，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影印本。

《淳化閣帖》存世最善本考

王慶心

一 凡例

全稱	簡稱	代號
上海博物館新入藏原司空公本六、七、八三卷及吳榮光舊藏第四卷	上博新藏本	一
上海博物館藏許漢卿原藏明萬曆潘祖純跋本	上博許氏本	二
上海圖書館藏南宋拓泉州本	上圖南宋拓泉州本	三
故宮博物院藏懋勤殿本	故宮懋勤殿本	四
故宮博物院藏宋拓泉州本	故宮宋拓泉州本	五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宋拓泉州本		六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祖帖本	台北故宮祖帖本	七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吳廷本		八
日本書道博物館藏夾雪本	夾雪本	九
清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欽定重刻淳化閣帖	乾隆本	十
明萬曆四十三年（一五六四）肅王府本	肅府本	十一
南宋紹興年間所刻的國子監本	國子監本	十二
明萬曆四十五年（一五六六）顧從義借潘允亮藏國子監本翻刻的玉泓館本	顧刻本	十三
潘允亮及其子季雲據潘氏所藏國子監本翻刻的五石山房本	潘刻本	十四
號稱賈似道刻本，實際是潘刻本的翻本	賈刻本	十五
一九一八年商務印書館印刷出版宋拓王右軍書	宋拓王右軍書	十六
大觀帖		十七
絳帖		十八
二十世紀初有正書局出版張得天本	張得天本	十九
一九二四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游相本	游相本	二十

二 概說

淳化三年（九九二）宋太宗命侍書王著收集歷代法書彙刻《淳化閣帖》，計收入一〇三人的法書，四百二十帖。王著是一個書家，並不是文物考據學家，所以該帖內容在取材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欠缺。這主要表現在集有一部分歷史上特別是南唐遺留下來的仿書，同時排列次序混亂、書家的張冠李戴和個別文字的錯刻，以及一些不應有的重複等等。

但《閣帖》的偉大歷史功績是無可否認的，主要可以歸結為下列幾個方面：

一、《閣帖》是可以確認的中國叢帖之祖。儘管文獻記載，將各家法書彙刻成叢帖，有南唐的《昇元帖》或所謂的《澄清堂（或誤澄心堂）帖》等，但近七八百年來，不見實物，反覆爭論，祇能是一個歷史懸案，祇有《淳化閣帖》是確確實實存在的中國第一部叢帖。

二、《閣帖》保留了大量重要的書法作品。據唐張彥遠《法書要錄》的記載，唐太宗收集王羲之法書有三千紙。宋太宗刻《淳化閣帖》，收入王羲之帖為一百六十種，而目前能見到的各種唐模本僅二十多種；《閣帖》收入王獻之帖七十六種，目前僅見的獻之鈎填本祇數種。中國古代文物流失之快，實在驚人。《閣帖》保存古代法書，功不可沒。

三、《閣帖》所收法帖，特別是晉以前的舛誤較多，東晉以後的則內容具有考證價值的當屬多數，其所反映的晉人生活、習俗，在多個方面可以補充其他文獻記載的不足。

四、《閣帖》出現以後，宋代的翻刻本已有三十種以上，元、明、清的各種再翻本不計其數。因受《閣帖》的影響，宋代開始已掀起了一個《閣帖》系統以外的彙刻叢帖的高潮；而明、清兩代，刻帖之風愈盛，這些都大大促進了中國古代書法藝術的傳佈。

五、北宋淳化三年《淳化閣帖》出現以後，從歐陽修的《集古錄》開始，蘇軾、黃庭堅等一批學者從不同角度闡述和評論《閣帖》的優缺點，米芾《法帖題跋》、黃伯思《法帖刊誤》更是比較尖銳地抨擊《閣帖》的部分舛誤。以宋陳與義的《奉敕校釋》、劉次莊的《法帖釋義》，明顧從義的《法帖釋文考異》，至清雍正王澐的《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先後參與研究的學者不下百人。從《閣帖》是否是中國叢帖之祖、《閣帖》的內容有哪些是原跡鈎模上石、有否翻刻以前石本、是上石還是刻木，到內容的舛誤、文字的釋讀、各種覆刻本的傳承關係以及由《淳化閣帖》影響

而出現的各種刻帖研究等等，形成了中國文化史上一個獨特的學科——帖學。清乾、嘉以後，帖學漸衰，但此期間程文榮的《南邨帖考》雖然未能刻入《淳化閣帖》的考訂內容，但確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近人林宰平的《帖考》更是一部綜合宋、元、明、清和現代各家著述觀點的帖學彙考。一九六一年，陳叔通先生將宰平先生《帖考》手稿攜來，希望在滬出版，先師徐森玉先生生命我以他的名義多方奔走，由於當時的環境，未能如願，《帖考》手稿置我案頭半年以上，其內容之豐富、考訂之周詳，讀之使我終生受益。一九六二年，徐森老作一短序後，連同原稿退還北京，最後由宰平先生的家屬和友人自印行世。此亦是帖學盛衰的一段史實。二〇〇二年，由啟功先生任主編、王靖憲先生任副主編的十七卷本《中國法帖全集》的出版，以及二〇〇一年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中國碑帖與書法國際研討會』、『祕閣皇風——《淳化閣帖》刊刻一〇一〇年紀念研討會』的召開，顯示著中國文化史上『帖學』這一獨特學科的復蘇。

三 《淳化閣帖》存世最善本

二〇〇三年四月，上海博物館在市領導的支持下斥鉅資自美國購還第四、六、七、八共四卷《淳化閣帖》殘本，這是目前存世的最善本。

歷史上當然存在過原石未損的第一批初拓本，例如元陶宗儀《南邨輟耕錄》卷六所載，劉世昌在大德己亥（一二九九）所見到的淳化四年（九九三）的賜畢士安本（二），可惜這個初拓本已經消失了七百年。宋、元以來零星記載的祖石拓本，近世也一無消息。如今上海博物館新入藏的四卷《閣帖》，其中第六、七、八等三卷，第六卷末有北宋人題跋，第八卷末有南宋宰相王淮的題跋，明末清初為孫承澤收藏，世稱『司空公本』，上世紀二十年代即由有正書局印刷出版。美國人安思遠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後相繼獲得這第六、七、八等三卷並第四卷，二〇〇二年收入《中國法帖全集》作為第一冊出版。關於這四卷的基本概況、收藏流傳經過，從各本的題跋、收藏印記和上述《中國法帖全集》第一冊王靖憲先生的文章，已可知其大略。

這四本《閣帖》，情況有所不同。第四卷、第七卷（其中部分因刻石損泐，有拼配）、第八卷是傳世僅存的祖刻拓本。理由有五條：

一是宋、元以來，人們鑒定是否祖本，往往視其有否銀錠紋。目前所見有銀錠紋的本子，除了南宋紹興國子監本外，祇有這三卷是具有明顯而真實的銀錠紋的北宋拓本。

二是宋人辨別《閣帖》祖本要視其是否『字極豐穰、有神采』，『板數、卷數字皆相聯屬』（二），且所記數字應較大且濃。目前所見各種《閣帖》本子，除了肅府本翻刻原本的卷、版數字外，祇有這三卷具有大字的卷、版數

字，且肅府翻刻本的地位與之正好相符。

三是祖刻原石歷經歲月，特別是經過北宋天聖末、明道初（一〇三二）的禁中火災，可能導致石裂字損。在目前所見到的各種《淳化閣帖》本，除了南宋國子監本外，祇有這三卷北宋祖石拓本，能看到真實的石裂和字損原狀。

四是祖刻《閣帖》以豐穰、精神見長，以這三卷（第七卷由於石損，有部分可能經過挖補而見碑底，亦有以他刻拼補除外）與傳世各本相較，完全可以得見祖刻原貌。

五是第四、七、八卷都鈐有『藝文之印』半印，應屬北宋早期的官府收藏印記，第八卷末有『中書省印』、『門下省印』、『尚書省印』的南宋前期的內府印記，證明這是南宋內府的藏本。這在傳世各種《閣帖》本中是絕無僅有的。

至於第六卷，有北宋人的題記，後來同樣在南宋末為賈似道收藏，明末為孫承澤所集，人們亦屬之於司空公本。但此本從其卷、版的編號看並非拓自祖刻，應是一種北宋的翻刻本；經過仔細核對，後期泉州本的所有特徵，均從此出。此本應是泉州本的北宋祖刻本。因此同樣是傳世的最善本。

四 以目前所存其他各本《閣帖》看最善本

明代以來，主要流傳著幾個影響最大的本子是：

一、南宋及明、清翻刻的泉州本。故宮博物院及上海圖書館均有宋拓本。中國國家博物館亦有宋拓拼配本。

二、明嘉靖、萬曆時期以南宋賈似道、周密等原藏本翻刻的袁尚之、顧從義、潘允亮各本，尤以顧氏玉泓館本和潘氏五石山房本為影響最大。

三、明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刻石的肅府本。

四、清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的內府重模本。

此外，有故宮博物院藏的懋勤殿本、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的祖帖本、上海博物館藏的許漢卿原藏明萬曆潘祖純跋本、日本書道博物館藏的夾雪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的詹景鳳跋本等等。至於從二十世紀初以來印刷出版過的所謂游相本、張得天本、賈刻本、慶曆本等等，則已是公認的翻刻本和偽本，除可作必要參考外，似無太大討論價值。

明代前期，在顧、潘刻本未出現前以泉州本的影響最大，但關於泉州本的底本面貌過去並不清楚。

袁、顧、潘刻的底本，即賈似道、周密遞藏原本，其第一至第八及第十卷計九冊現藏美國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第九卷藏上海圖書館。此本是否祖本，如非祖本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本子，過去不太清楚。

肅府本雖然將淳化原刻最重要的豐穰精神有所摹失，但除第九卷外，保留了卷、版號等重要標識，這是存世唯一

翻出原拓卷、版號的本子，在這一點上，它保留的原始面貌是十分重要的，但底本已消失。

清乾隆三十四年的內府模本，所據的底本應是清宮所藏最佳本。這在乾隆的跋語中已經說得非常清楚。至於這個底本是否為賜畢士安本，當可存疑。而乾隆本在體例、編排和個別字體的修整等方面都有所改動，因此失去了祖本的整體面貌。但其底本是原清宮所藏最好的本子，因此，也可作對比研究的重要參照。

下文就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論述。

（一）關於國子監本的確認

關於國子監本的流傳經過，元代乙巳（一三六五）年周以載跋文記載得十分清楚，當是賈似道故物，後為宋末元初周密所藏，經過龍江金氏、吳門鄧氏及周以載等遞藏。明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左右為姑蘇袁尚之所得，有翻刻本，但流傳極少。不久即為上海潘允亮收藏，上海顧從義借以摹刻，而成玉泓館本，時在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在顧刻完工後，潘允亮即再自行摹刻，未完工而允亮病故，由其子季雲續完，至潘允端最後跋文當在萬曆十年（一五八二）。顧、潘兩種翻刻本面世，改變了長期來泉州本一統天下的局面。

由於過去行世泉州本，大多是一翻再翻的本子，因此顧、潘底本一出，很多人都認為這纔是《淳化閣帖》祖本的面貌。顧從義在跋其所刻玉泓館本時，說：『晚獲泉州本，精好可愛，期間亦不無訛謬，其第五卷智果敘書，至索靖遂缺半卷，世代綿邈無從可考』，『余……見是本於袁尚之襲家，十卷俱全……真祖拓也。』顧從義所著《法帖釋文考異》極為詳盡，但其中很多考證，所據底本是國子監本。例如對第六卷《袁生帖》，顧以閣本『未』字不出頭，當作『樂』字。當時顧從義所據本子，就是依據從潘氏借來的國子監本，由於該本的『未』字上似有石花，顧氏誤認為不出頭，因此所刻的玉泓館本的『未』字就成了不出頭的『禾』字。司空公本及其他所有各本都是出頭的『未』字。而王澐《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六則說，『……「未」，顧以閣本末字不出頭，當是「樂」。按真跡本，「未」字正出頭，乃閣本誤耳』（三）。說明王澐當時也並沒有核對其他任何《閣帖》本（圖一）。



圖一（一組九幀）

十四



十六



三



五



顧、潘的刻本相繼在十六世紀後期出現以來，很多人由於無法看到淳化祖刻的原狀，因而認定其底本是祖刻拓本。就我本人而言，已故的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先生當時攜來顧、潘刻的祖本第九卷商議收購時，欣喜若狂，認為雖和司空公本並不一樣，但應是北宋刻、拓無疑。祇是最近，由陶喻之君攜來美國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所藏第一至八卷及第十卷照片，並以上海圖書館第九卷原物作進一步探索，這套十卷完整的宋刻宋拓《閣帖》，有刻工張通、王成、李攸、郭奇四人姓名，這是我過去所忽略的重要線索。其中王成是南宋紹興年間杭州地區十分有名的良工，紹興間臨安府刊本《龍龕手鑑》、宋嚴州本《藝文類聚》、宋紹興九年（一一三九）臨安府刊本《文粹》、宋兩浙茶鹽司刊本《唐書》等等，他都曾參與鐫刻。而郭奇則參加南宋初衢州本《三國志》的刊刻（圖二）。張通亦是南宋初浙中地區的名工，於《三國志注》、《新唐書》、《管子注》、《白氏文集》的鐫刻都曾參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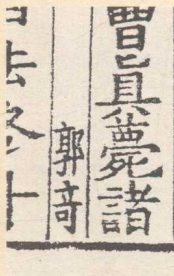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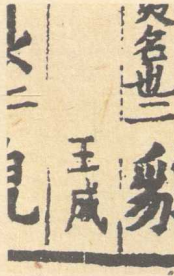
十二



南宋版《三國志·魏志》



南宋版《龍龕手鑑》



圖二（一組四幀）

刻工姓名既然對上號，那麼，這個本子應該刻在南宋初的紹興年間。

宋曹士冕《法帖譜系》：『紹興國子監本：紹興中以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置之國子監，其首尾與淳化閣本略無少異，當時御府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箔者也，字畫精神極有可觀，今都下亦時有舊拓者，元板尚存，邇來碑工